

《岁朝图》里的新年意象

◆ 李笙清

清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新春,乾隆皇帝弘历展卷品读大臣、花卉名家邹一桂所绘《岁朝图》。暖色调铺陈的画面里,梅、松、石、瓶与四只螃蟹相映成趣,构成一幅吉祥喜庆的岁朝清供图景:盆中松石寓意“万年长青”“千秋万代”;一株梅树挺拔向上,枝头繁花怒放,尽显欣欣向荣之气,承载着喜迎新春、吉庆纳祥的美好期许;螃蟹别称“螃蟹海”,四只螃蟹围瓶攀爬上,既暗合“四海”之意,又寓“四海升平”之愿。画心左上角的篆书“万年吉庆,四海升平”八字,更是一语点破画中真意。乾隆观画颌首,被这满纸新年意趣深深打动,于画面右上方挥毫题诗:“一松卓守石,四蟹共围瓶。别裁岁朝寓,梅枝护始馨。”字里行间,既是对画意的精准解读,亦是对新年的深切寄望,更藏着一元复始之时,他对国家海晏河清、万年永固的殷殷期盼。

岁朝,即农历正月初一,也就是如今的春节,这一称谓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出现。作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,古人对岁朝格外重视,常会于几案之上陈设苹果、柿子、木瓜等蔬果,搭配鲜花、文玩,谓之“岁朝清供”,以此祈求福气绵延、好运相伴。

《岁朝图》这一绘画题材,兴起于两宋宫廷,至北宋徽宗年间蔚然成风,此后便深受历代画家青睐。这类画作多以静物写生入笔,选取寒冬里难得一见的花卉、草木、蔬果入画,借其生机昭示春之将至;更巧借物象的谐音、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传递新



■《岁朝图》轴 (清)邹一桂

春祝福,烘托主题——双柿象征“事事如意”,花瓶寓意“永享太平”,瓶身若绘碎裂纹,则暗合“岁岁平安”;宝瓶配如意,便是“平安如意”的吉兆。明宪宗朱见深曾作《岁朝佳兆图》,画中钟馗手执如意,凝望飞来的蝙蝠,藏“福在眼前”之趣。不少《岁朝图》还配有贺岁题跋或题画诗,诗画相融,相得益彰,既升华了意境,又增添了节日喜气。自宋至清,传世《岁朝图》数量颇丰,多藏于海内外博物馆,其中尤以

清代作品为最,这与清代帝王对岁朝的推崇密不可分。每逢新春,清宫画师、善画的皇亲贵胄与朝廷大臣,都会进献岁朝题材的“年例画”,恭贺新禧。这些画作张挂于宫廷各处,渲染出浓浓的节庆氛围,也促成了清代《岁朝图》的大量存世。武汉博物馆便藏有两幅清代《岁朝图》,其中姚元之的作品颇具代表性。

元日,即农历正月初一,亦称元朔、元正、正旦、端日,新年、元春,正是中国传统春节。自雍正始,清代皇帝每年元日都要在宫中举行开笔仪式,乾隆在位六十年,此礼从未中断。因乾隆曾御书“明窗”匾额悬于殿中,这一仪式也被称作“明窗开笔”。每逢子时,一元复始之际,皇帝便在养心殿东暖阁,亲手点燃“玉烛长调”烛台,以“金瓯永固杯”饮下屠苏酒,再持镌有“万年青”字样的御笔,书写下江山永固、四海升平、风调雨顺、吉祥如意等祈愿之语,是为“开笔”。兴致浓时,他还会亲绘《岁朝图》赏赐臣下,共贺新春,祈福国运昌隆。

乾隆御笔的多幅《岁朝图》皆以供瓶、盆景、如意、松竹梅、水仙、灵芝、菖蒲、石榴、苹果等祥瑞之物入画,再辅以题诗、题跋与钤印,件件精美。

“画角声中旧岁除,新年喜气满屠苏。阳和忽转冰霜后,元气更如天地初。”岁末年初,辞旧迎新之时,吟咏宋末诗人真山民的《岁朝》,再细细品读两百余年前的《岁朝图》,仿佛能置身于古人的岁朝庆贺之境,于笔墨间感悟我国春节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


■唐三彩黑釉马

唐三彩·黑釉马 ◆ 原野

蛇年余韵未散,马年蹄音已近。我收藏柜里那对唐三彩黑釉马,正于晨光中漾着温润光泽,仿佛自盛唐烟云中踏尘而来,诉说着一段关乎美、时代与文化遗产的传奇。

那是30多年前一个寻常的午休,人民路615号“葛德和”陶瓷店内,我有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邂逅。昂首马引颈嘶鸣,前蹄高扬,似要破空而去,20厘米长的身躯里奔涌着撼人力量;低头马四蹄稳健,低首沉思,17厘米长的体态间流淌着静谧优雅。一高一低,一动一静,恰是盛唐气象的缩影——一边金戈铁马,一边诗酒风流。

这对陶马出自洛阳工匠之手。他们在汉魏单色釉陶的基础上,以黄、绿、白为主色,佐以褐、蓝、黑等色调,创新出低温多彩釉的“唐三彩”。色釉中加入的金属氧化物经烈火淬炼,在器表交融出斑驳绚丽的纹路,宛如盛唐华服,丰腴莹润。十三朝古都洛阳也因唐三彩,被冠以“洛阳唐三彩”之名,成为东方艺术史上的不朽丰碑。

唐朝,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。在那个“生则极养,死则厚葬”的时代,奢靡华美之风浸透社会,唐三彩本是这一风气的产物,却超越时代局限,成为多彩釉陶发展的里程碑。

从辽三彩、金三彩,到日本奈良三彩、朝鲜半岛新罗三彩,唐三彩的技艺

如丝路轻烟,飘向西亚、北非乃至地中海沿岸,化身东方艺术的使者。它以器物为载体,凝盛唐风韵于永恒;人物俑眉目传情,动物俑栩栩如生,器物类圆润饱满,釉色如梦似幻。每一件唐三彩,都是一扇通往大唐的窗,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繁华与浪漫。

在唐三彩家族中,黑釉马堪称珍品。文献里“龙种神驹,四蹄踏雪”的描述,在这对黑釉马身上得到完美诠释。它们膘肥体健,造型矫健,鞍鞯俱全,马头低俯作嘶鸣状,体态与气势浑然一体,仿佛下一刻便要扬蹄奔腾,驰骋于盛唐疆域。

黑釉的深沉,与华丽装饰形成鲜明对比,醒目明快,透着一种内在的本真之美。每一道釉色,每一处细节,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与骄傲。

三十载光阴流转,世界早已天翻地覆,这对黑釉马却依旧静静伫立,见证历史变迁,承载文化遗产。无论时代如何更迭,我们始终需要一种精神力量——以自信昂扬直面挑战,以团结奋进共克时艰。今日之世界纷繁复杂,挑战重重。每当凝视这对黑釉马,它告诉我,真正的强大,不只在物质丰裕,更在精神富足;不只在疆域辽阔,更在文化包容。马年将至,愿这对唐三彩黑釉马,携着盛唐的祝福,与我们一同奔向更美好的未来!

马年将至,观赏竹雕笔筒上的骏马图,别有一番雅致情趣。

笔筒,本是文房案头收纳毛笔、护毫养锋的寻常器物,追溯其源,汉代便有将毛笔置入竹制笔套的记载。至明清时期,文风盛行,笔筒不再是单纯的收纳工具,更成为书案上不可或缺的陈设雅器。其材质包罗万象,瓷、玉、竹、木、金、石、紫砂皆可成器;雕琢、彩绘、髹漆等工艺各显神通,将匠人的巧思与时代的审美凝于一体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吴之璠款竹雕松荫饲马图笔筒,便是竹质笔筒中的巅峰之作,以竹为纸、以刀为笔,将雕刻艺术与文人意趣完美融合,尽显古法匠心。

此笔筒规制精巧,高16厘米,口径14.8厘米,底径14.9厘米,竹质温润,历经岁月仍色泽莹润。筒壁上,匠人以通景雕刻之法,将八匹骏马与七位老者的鲜活场景徐徐铺展,依情节分为浴马、饲马、相马三组画面,首尾呼应,宛如一幅立体古画。

画面一:溪边浴马(图1)。一位老者手握浴绳,牵引骏马走出溪水。坡上草木葱茏,两位老者侧身伫立,悠然眺望。身侧两匹骏马一立一卧,立者昂首嘶鸣,卧者慵懒休憩,尽显自在惬意。

画面二:精心饲马(图2)。一位老者蹲身持盆,盆中草料饱满。骏马探头伸颈,急欲就食。人与马的温情互动,在刀笔之间

流转,格外动人。

画面三:松荫相马(图3)。苍劲的松枝蜿蜒舒展,浓荫下,三位老者居高临下,目光追随着嬉戏的骏马,神情专注。骏马身姿矫健,嬉戏的灵动与老者的沉稳相互映衬。

整幅图案布局精妙,疏密有致,刀法细腻入微,将松枝的苍劲、溪水的灵动、人物的情态与骏马的神韵刻画得淋漓尽致。阴刻的线条流畅婉转,浮雕的层次错落分明,画面极富立体感,尽显吴之璠竹刻艺术的精湛造诣。

竹雕本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中的瑰宝,而竹质笔筒的雕刻更是其中的重要门类,浮雕、镂雕、阴刻等技法变幻无穷。阴刻的“吴之璠制”款识,字迹飘逸。作为清初著名竹刻家,吴之璠独创“薄地阳文”技法,刻工精妙,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自古以来,马便与人类相依相伴,成为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伙伴。在中国文化中,马更是吉祥与力量的象征,承载着勇往直前、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,是历代文人墨客与艺术家钟爱的题材。

这方竹雕笔筒,以竹之清雅承马之神韵,既是一件历经岁月的艺术瑰宝,亦是马年文化的生动载体。品鉴这竹雕八骏,不仅能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,更能汲取奋进向上的力量,让这份跨越时空的雅致与吉祥,伴随新岁安然前行。



图1



图2



图3

古木逢春润梅香 ◆ 胡胜盼

端砚产自古端州(今广东肇庆),羚羊峡对岸柯山为砚岩主产地。以此石制砚,炎夏不涸,酷寒不冰,唐代李贺曾以“端州石工巧如神,踏天磨刀割紫云”盛赞其精妙。笔者的一位藏友有一方“古木逢春富甲天下”老端砚,石材上乘、设计精巧,造型古朴、纹饰精美且寓意祥瑞,堪称端砚精品。

砚是传统核心书写用具,实用性为文人所重。苏轼曾言:“砚当用石,镜当用铜,此真材本性也。”我国用砚史可追溯至五六千年前,秦汉有石砚、陶砚、漆砚,魏晋南北朝出现瓷砚,唐宋文风鼎盛,制砚讲究石材,端砚一跃成为首选。这方老端砚长23.7厘米、宽15厘米、高6.5厘米,重3053克,整体雕作枯木状。选料考究,石眼清晰,随形巧雕;砚面喜蛛、梅花纹样栩栩如生,暗合“古木逢春富甲天下”之寓意。其石质幼嫩温润,刀工犀利,包浆醇厚,砚身题刻“梅香”“刘墉藏”。

端砚最初仅为实用工具,因发墨迅疾、研墨不滞、出墨细滑且无损笔毫,深得使用者青睐,正如唐·李肇《唐国史补》所记“天下无贵贱通用之”。唐中叶后,相传一老砚工得神启,在砚台雕刻祥禽瑞兽,端砚自此从实用品演变为工艺品。历史上名人雅士与端砚渊源颇深:武则天以端砚赏赐狄仁杰等大臣,米芾、苏东坡等留有



■“古木逢春富甲天下”老端砚

鉴赏美谈;近现代亦有诸多名人鉴赏端砚或亲赴端州鉴赏。

作为四大名砚之首,端砚早已超越文房用具范畴,集雕刻、绘画于一体,浓缩历史、文化与审美内涵,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。其风骨源于文人风骨,气韵重于技艺,品位高于器形,不可以石眼多寡、砚石大小衡量优劣。传统端砚制作以雕刻掩饰瑕疵,化有瑕为无瑕,《端溪砚史》载:“端州货砚多雕龙、鱼、花草之文,以掩其瑕。”清代陈介亭提出“端石八德”,概括其坚劲、温润、柔和等品性,称具此八德者为“古今瑰宝,可遇而不可求”。

竹雕笔筒上的骏马

◆ 缪士毅